

賈誼新書

三之四

0413

95

2



門
號
卷
95
2



賈子新書卷三

漢 雒陽賈誼著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恠大故也如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恥禮義非循也豈為人子背其父為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為人弟欺其兄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

賈子新書卷三

曰恥四維不張國廼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否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到大父矣賊大母矣踈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揆柱下之金剽寢戶之簾擄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拾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爲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時適然耳夫移風易俗

使天下移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不立弗植則僵不循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僭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僂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相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

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乏也可不察乎

時變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懦壯凌衰攻
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諸侯設諂而相飾設
輒而相紹者爲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
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者何如進
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
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爲
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
机盱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

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
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
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
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
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
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
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母也廉吏釋官而
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
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
君違禮義弃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

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耨鉏杖箕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箒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瑰瑋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

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

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懸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歐民而歸之農皆着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懸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

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禮過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奸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孽產子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絲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縋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嘉會召客得以被牆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得爲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綈而靡賈侈貴墻得被繡后以緣其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踏也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

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湏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鎔此而有安上者殊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疵疵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為天下留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為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罪為苗故民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

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有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謂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開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弥

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爲境小國闕大國而爲都小大駁蹀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

屬遠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

所以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爲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今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懸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疆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躋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

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其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母以資奸人。

親疏危亂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令天下如曩時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賈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

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率幸者乃得爲中涓，其次僅得爲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爲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無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幽王

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爲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冑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加勳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於冑矣。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爲治安，柰何知其必沮危亂也。然且吟

齟而堅控守之為何如制以繯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今
利百金

憂民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
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其
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
耕古之為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
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
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
邪未獲耳富人不得貸貧民且飢天時不收請賣爵鬻子

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壹雨爾慮若更生天下
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湏困至乃慮窮
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
入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欺陛下者哉上弗
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
蓋曰大數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即不幸有方
二三十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眾
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
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及此之以然
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上者弗自憂然事困乃驚

而督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
秋時可善為陛下少間可使臣誼從丞相御史計之臣
議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誼計勿厚疏殆無傷
也有時矣

蓋曰解縣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
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微
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
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謂國
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甕且病痲夫甕者一面

病痲者一方痛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隴西為上東
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
食餽饟至難矣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
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
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
懸甚苦矣竊為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為是困不可解
也無具甚矣陛下肯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
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
條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

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
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仰望四
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冷天下無愚
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
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
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
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
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

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伏九州而不
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有甚逆者焉其義尤要
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
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
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
矣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
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
涕者此也

賈子新書卷三

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
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
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
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
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義渠東胡諸
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
贄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
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
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
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柰何

對曰臣聞疆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
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
懷服四夷舉明義義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
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怙然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
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稿也夫
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冑幸用臣之計臣且
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
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
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讎之
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

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
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遷音慈母也。
若此，則愛諭矣。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
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
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為大操，帝
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
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而尚薄，不足以
動人。故善賞者，蹕之駁，輟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
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
國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

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
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
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
告，人冀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餽
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
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馘炙肉，具醢醢方數尺於
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
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
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洟而相告，人徐憚
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餽降者之

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樂携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汲汲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邃宇善厨處大困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

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汲汲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之繡衣好閑且出則從居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敵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爲問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

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爲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汲汲，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餽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抃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構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故三表已論五餌，既

明則匈奴之中垂而相疑矣。使單于寢，寢飯不甘，口揮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其群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迹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將吏，猶噩迹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俾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條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淡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

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臠臠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着於長城下矣。是王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啗臠齋嘍瀝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其於匈奴爲之

邊患也。使上下躋逆天下窳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怵人民憲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愾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愾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勢卑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

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絲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爲戎人爲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此實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爲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歸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履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猶猛敵而猶田鼠不搏反寇而

搏蓄菟所獨得母小所搏得母急乎繁細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

淮難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爲頓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譙讓敦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佗所陛下不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則蹂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則批傾而不

賈子新書 卷四
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爲之相吏王僅
不踏蹤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待
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醜賜逆拒而不受天
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卧以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
罪人竒狡少年通機竒之徒啓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
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
爲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
死爲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
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
耳無解細於前事且世人不以骨肉爲心則已若以骨

肉爲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則
泣洽矜目則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
哉是而不知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
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
事未發含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白公
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
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爲亂也非
欲取國代主也爲發憤快志爾故挾匕首以衝仇人之
胷固爲要俱糜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雖小黥布
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

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之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彊故能使縛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能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德之人與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縛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而不以是爲非人也

無蓄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

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

衆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沾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聚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斃其骨政法未必通也遠方之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

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謂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柰何不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

廼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及犇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鑄錢之情非殺鈔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又易爲無異鹽羨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奸僞也名曰顧租公

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此理然也。夫日着法以請之，則吏隨而掄之，爲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力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且弗救乎？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

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爲而采銅者蕃，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奸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爲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僂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鬪矣。少益於今，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必議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圖之？今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主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

